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一

海南白玉蟾著

玉隆宮會仙閣記

山圖海誌，述符讖多矣；方言古語，於推步有焉。昔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許君上昇之日，垂語有云：後吾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有地仙八百人出世，而師出豫章，以郡江龍沙生塞驗之。今將如所謂矣。浦雲吳君適際其逢，郡將聞有道以起之，主席玉隆為黃冠者，轄四方，風巾雨帽，如蟻斯集。舊有雲堂矣，吳君俄然視其危，將壓焉，乃撤而新之耳，建閣其上，以龍沙仙會扁之，仙人好樓居，固其所也。已而，紫清白玉蟾道八桂，航三湘，浮沔江，歷廬阜。人言：玉隆為天下第一真仙之居，綿歷風雨，微賢主人十綱九頹。今有人焉，克振墜緒，鼎然勃興，帝后聞而賜之繒錢，侯伯見而為之藩花，黃冠師咸敬慕之，廉頑立懦謂之吳浦雲者。玉蟾曰：浦雲君者，吾別已久，往伺謁者。至則君為倒屣，茗餘導行閣中，諭以名閣之意。且萃其徒而勉之曰：此西山神仙之會府，江漢湖海之士，不遠而來，既以飽姻霞，妖風月矣。彌杖於壁間，外履於戶內，相與婆娑，偃仰游居，於此致身高明，寓目閑曠。可以詩，蒼崖白雲皆句也；可以酒，紅泉碧芝皆味也。淡姻芳草，可以入吾畫；古藤怪木，可以入吾書。幽禽晝啼，琴自橫膝，寒鳥夜語，笛自橫欄。人靜院探，劍或鳴匣；茶清香玲，棋或敲枰。點易曉窗，丹砂研露，橫經午案，寶磬傳風。塵累不能擾其天真，是非不能汨其聽瑩。信起居為適之安矣，亦盍龍沙之識乎？逆其數但百，數寒暑而近，有能爭先快睹，勇悟漸修，內以鍊三龍四虎之精華，外以陶七鳥九蟾之造化，窮理盡性以至命，積真累氣以成精，則第神仙八百之選，為無難矣。苟尚有意當世，用力斯民，下嵩高，上兵書，講王道，待韶金馬門，追蹤柱下史，則固不得而留者也。若但以樓居自娛，玩歲愒日，非特為修仙學道者之憂，抑亦為主盟斯道者之差。諸君盍簪宜相勉旗。眾心納而首肯之。噫，余自戊寅迄今，已三過西山矣，仙凡參肩，不可測識，高憑此閣，悠然興懷。蜎今因君之相期望者如此，又安知豫章之師不在茲乎？併錄其勸進之語，而為之記。

閤皂山崇真宮昊天殿記

竊聞道包塊兒，實在乎象帝之先；氣運堪輿，最高者昊天極。宅妙有玄真之國，殿彌羅無上之都，豁落光明，渺渺紫金，雲梵之闕，恢宏湛寂，濛濛碧漢，玉清之宮，位莫太微，尊居大有，是為上聖。允號無宗，直玄範而總制十方，妙化機而統臨三界。載攻南郊之典，昔有園丘之壇，其在道家，尤當祀事，莫謂無聲之載，盍存臨汝之誠。閤皂山福地崇真宮，舊有殿帝之所，雖麗不華，似簡而陋，方謀撤而新之，清江湖山楊舜臣者，崇道欽天之士，慨然捐

繡奇伍阡絡，獨易其舊而更建焉。梓人執輿輪之役，陶氏運涎號之工，始闢於壬申之冬，訖工於乙亥之秋，首尾四年，經營萬力，偉哉，亦難事也。嘉定庚辰維時季暑，予來閤皂山，適冲妙師朱季湘轄官，遂以前此六年新昊天殿為告，俾予記之。予自惟陶洪景為帝作記，李賀為帝作《玉樓記》，顧無陶李清偉之文，亦切慕之，且語冲妙曰：夫上帝之居，百千萬重道氣，千二百官君，結空為天，凝梵為城，混合三營以為樓臺，變化九霞以為宮室。靄垣而霓壤，霹靂而雷涎，飛廉督瑛桂瓊槐之材，璽匯黑嚙蘭珊茨之事，操襍而璜擦，琨棟而球楹。森輿衛於彤瓢之墀，萃干羽於紫扉之陛，環妃嬪如玉林之媚，羅班聯如瓊苑之繁，火鈴天丁侍其軒，金精猛獸據其戶，上有九旋麒麟之電鑰，下有五琛懈露之霞關。烹瑤鸞之膏以飼琅庭雪色玉精之蟾，擘瓊虎之膽以餵琳臺雲光金花之兔。

玉蛾鼓雲瑟之夕，瓊姬舞霓裳之晨，八鸞嘯歌於庾廖，九虎飛鳴於間闔，入則閑羽舉鳳輦於琛綰，出則飄霞衣鶴襲於瑤池。燕遊玉京，螭怡金闕，物物自化，事事無為，人享拾麻之年，壽等拂石之劫。此特記其髻鬢，今舜臣所以為帝之離宮者，實依稀之。若夫寶殿淵深，雲寵岌業，御容英粹，玉座委蛇。地皆砌以花磚，壁皆粉以銀液，中邊供具，左右羽儀，下毵鳳墀，上陳鴛瓦，千楹耀日，萬拱凝姻，高聳溟濛，雄壓晒幸，丹光紫氛之麗，朱扉黃閣之嚴，羽士有所歸心，名山為之增氣。以世俗而言之，獻豆粥麥飯者，天子嘉之，納粟者爵之，貢馬官之，雖玉帝高高在上，其視甚微，其聽甚卑，則舜臣蒙福之報，宜何如也。夫以上帝之德，不可明言。開天執符，長御延康之曆；含真體道，默膺混沌之圖，且蚩蚩蠢蠢，林然於天地之間者，豈知乎帝力哉？嘗謂至高之天，能降自求之福，鱗能謁斗，獼能祭天，況人也乎？冲妙曰然。是年七月朔，瓊山白玉蟾敬於殿中書。

湧翠亭記

騷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窟，江西風月窩。嘉定戊寅，瓊山白玉蟾攜劍過玉隆，訪富川，道經武城。雙亮凌姻，一龍批月，憩武城之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長嘯。環武城皆山也。蒼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峭壁數層，斷岸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罩姻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沙，魚浮碧波，鷗臥素月，瑁璃萬頃，舳艫千梭，窈然如霞姬之被，湛然如湘娥之穀者，脩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為翠浪湧之句。觀其風物，披其景象，如章貢之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亭者，湧翠亭也。飛單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姻柳雲絲，高低如幕。綠窗漏蟾，朱簷咬雨，華橡躍鳳，鱗瓦鋪鴛，四榻無塵，一問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

自樂，適其酒量，任其詩懷者，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綠柳譟絲，龍孫脫殼，鳩婦喚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躊躇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薄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束杲，萬山青紅，夕鳥南飛，早木紫翠，桐花落盡，相子燒殘，閑中日長，靜裏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驚霞。有時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棋，剝啄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鴛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清幽，收入酒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聲如濤，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禽簷一聲，前後應和，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於是而曰：湧翠。蘆灣不盡，亮渚無窮，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裏，詠入新詩，名公鉅儒，鱗跼疊副，騷板如櫛，峻韻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水，表裏冰壺。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綠蕪漲岸。菰蒲蕭琴，舟楫往來，中其樂自無窮也。作亭者誰？李亞夫也。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新，與余抱琴而憩其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磬磚數篇，酣醺百盞，月影在地，馬僕候門，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觴詠乎？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酩酊，明日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攬劍，復起舞于亭之上。神霄散史書。

心遠堂記

鶴為靈禽也，何以草於鸛鶩哉？而且與之巢丘原，飽稻粱，其視泉禽，等也。翩然離姻霞，絕風埃，賓青霞，翱碧落，則靈於鸛鶩遠矣。蓮為華妙也，何以族於菱英哉？且與之雜霞蛭，混伽泥，其視草華，並也。嫣然拔沮汝，濯清泠，媚銀狀，艷玉井則妙於菱英多矣。若夫老聰官於柱下，莊周祿於漆園，張魯侯於闔中，許遜宰於旌陽，梅福尉於南昌，當是時無以異於人也。逮其精於內固，密行外充，隱化淪景，躡梵登晨，駕麟龍，咎鸞鶴，乘雲御氣，嘯風鞭霆，登崑崙，參沈寥，方且動心駭目，驚而訝之，思而慕之。朱買臣見棄於其妻，蘇秦見侮於其嫂，無怪也，始其和光混俗之時，若甚側微而恥其己不若人，似或加狎而侮之，至於驚人可喜之事，則早驚若蜃，聚嘆如鼠。殊不知，身羈樊籠，志在霄漢。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籬下燕雀，徒自啾啾耳。然聖人初何嘗求異於人，亦未始自表見於世也。魚欲異旱魚，捨水躍岸則死，虎欲異草虎，捨山入市則擒。然雖與之融然相忘，奉然俱化，其所以詣入者，遠甚於彼矣。陶淵明當劉氏代晉之季，恥為斗米之所折腰，去而歸柴桑

，終日娛心於酒，是欲忘世者也，醉夢物我，糠粃天地，湛然無營，泊然不謀，故其時文超邁羣俗。閤皂黃冠朱君季愈，即清江之邑人，父兄皆簪纓人，獨君遼然。而老氏是祖。志趣飄逸，不可測識，兩轄官事，數攜琴劍詣京華，所至權貴皆倒屣之，上方紫其裾，錫其冲妙之號，今太極葛仙翁四十代劍印符錄之壇屬以之。凡於金汞龍虎之書，六壬八門三甲五雷之文，尤所精鍊，能詩書禮樂，且碧瞳紅頤，端是風流表物也。即城陘之龍源，重興善淵觀，以徒黃花鎡主之，何巨源副焉。觀之方丈，采陶詩心遠之句以扁云，諉予記而文之。夫心者，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近不可取，遠不可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包乾坤，小入芥粟，如玉蓮之不水，如雲之已天，飄然如濯水之魚，超然如跨山之虎，飄然如際雲之鴻，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屈，居山林雖則推靜，處市井未常稍喧，所謂在俗元無俗，居塵不染塵者也。朱君悟大隱居鄺之說，知心遠地自偏之句，曲肱蓮連，箕坐習習，有詩可鳴，有卷可執，初非蹈世紛而嬰維摯也。業几不受塵，松窗困白晝，老樹蒼藤之在閣，平沙遠水之在壁，若顛崖狠谷，迅瀨哀湍，平蕪野封，虹根蛟幹，風昏露曉，月夜星天，不出戶庭，盡在圖籍。心慵眼飽，臉酣耳熱，款門無襪識之客，橫軒有狡睨之鼎，解衣磐磚據枕沉酣，是非不到心，寵辱不到耳，韜形於橐籥，融神於宇宙，履大塊黍米，望長河如建瓴，眼纈已收，心花為寂，天宇奉定，虛白發，對境無心，對心無境，已絕雲霄矣。於是朝朝暮暮，師老莊友、張許之與陶淵明相領會於形影之外，又何須猿鶴之與居，麋鹿之與鄰，而後違心遠哉？世之人或以蘇、朱如上說，以為如何者不足，靜中冷眼朱一笑耳，世事淡如一杯水也。嗟夫，心一也，人自歧之，所謂若褻於利祿之途，無得而遠矣。有如瓊蹙瓢零之士志在楓晨，有如孤迴峭拔之士志在煙霄，是皆其心遠也。然不若四境紅塵，萬龜青煙，處此闐闐，寂若林泉，已如隔驀。逢莢弱水之遠，自非心了，如君者能之，均一元耳，未可量也。或問遠之義何如？曰：空中之塵，若霏雪而未嘗見；牀下之蟻，若鬥牛而未嘗聞苟能悟，言一室之高，俯仰宇宙之大，有所見聞，則其心愈雲泥矣。君字師韓敬為之記

牧齋記

閤皂黃冠師劉貴伯，以牧名齋，屬予為記。予聞知黃帝呼牧馬童子為天師，釋迦指牧牛小兒為菩薩，乾馬坤牛，何以牧之聖人？故曰：謙以自牧物之為義。牧羊則先去敗草，故無觸藩之虞，塞翁之於牧也，初何容心於得失哉？天子置覃牧以牧民，均義也。貴伯詩甚騷而以懶辭，酒甚寬而以醉辭，華甚敏而辭以不智，琴甚清而辭以不古，能鍊內丹，能役五雷，皆以不知為辭，其謙謙如此，是自牧也。不勞鞭繩，蓋以馴熟矣。僧家所謂人牛俱失，道家所謂翁馬兩忘，孰為牧之？蓋自牧也，貴伯得之矣。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一竟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二

海南白玉蟾著

聽趙琴士鳴弦

我尋屏跡到猿啼，雲滿山前花滿溪，高峰壁立七十二，風生兩腋天可梯。
練師兩鬢束風黑，鉗天不流月光白，簷牙咬雨昨已晴，松幄張空夜琴瑟。
興濃抱石玄以輕，得意七絃橫玉繩，膝頭指弄響玲玲，燦然奪目三十星。
初如雨滴芭蕉夜，久坐梧桐猿嘯罷，宛然幽澗聽鳴泉，偶雜脩篁戛清夏。
先疑易水渡刑軻，已轉似勸無渡河，美人金帳別項藉，壯士鐵笛吹孟婆。
不然雙雉兩南北，或者婦牽蘇武服。絃中何似湘妃怨，指下為甚昭君哭。
又非狀下感蠟峭，更匪胡茄叫晚秋，自然瘍聲下遙塞，忽覺蟬噪過南樓。
君休彈終我畏聽，滿懷今古興亡病，蒼梧雲愁虞舜遠，鼎湖雲出軒轅玲。
一聲一聲復一聲，不管世間銀髮生，彈盡天涯夕陽影，又向山中彈月明。
胡長卿，去已久，韓飛瓊，無此手，玉帝聞未曾？人間空白首。

柳花霏霏滿江城，城外海棠紅淚傾。恐君餘思更未已，為我春晝聞晴鶯。

贈方壺高士

蓬萊三山壓弱水，鳥飛不盡五雲起。紫麟曉舞丹丘雲，白鹿夜嗜黃芽藥。
浩浩神風碧無涯，長空枯水三千里，中有一洞名方壺，玉顏仙翁不知幾。
上帝賜以英瓊瑤，縫芝緝懈佩蘭芷，戲吹雲和下朱塵，還鍊五雲長不死。
丹砂益駐長紅容，玉石弗礪愈白齒。醉飛呈步躡星辰，時把葫蘆桔鬼神。
早曾探出天地根，寸田尺宅安崑崙。安知我即劉晨孫，不復更覓桃花源。
或者即庠身，建州武夷有藏岩，有老仙劉庠。

豈復別尋會仙村。在武夷第九曲。

一閉目頃游六合，坐裏汗漫詣渾淪。何必裹糧圓矯外，寧又遠汎聞風津。
雲屏烟障只笑傲，姻猿露鶴與相親。

君不見，剛風浩氣截碧落，上嚴天關九屏惡，俯視萬方萬聚落。

絲長歲月能幾時，米大功名安用為？不將世界寄一粟，便請芥子納須彌。
初從螺江問草屨，已判此身輕似葉，及其流湘過衡嶽，一笑江山闊如磔。
如今坐斷姻霞窩，已誦束皇太乙歌。不作竹宮桂館夢，奈此四海黃冠何。
夜來坐我酌桂醪，不敢起舞賓雲曲。何年踏踏去方壺，我欲騎風後相逐。

贈蓬壺丁高士琴詩

瓠巴騎鯨上天去，伯牙成連亦千古。淺世斷無鐘子期，絃中妙意為誰舉？
春風春雨滿瀟湘，人在蓬窗閉竹房，竹裏鶻啼喉舌冷，花間鶯宿夢魂香。
客從漓沅下衡嶽，滿懷詩愁無處著，請君拂去水晶塵，渝茗一了憮然作。

道人問予若為情，伊弦賡兮予莫聽。一春十病九因酒，三月都無二日晴。
倪首沉吟聲一曲，吟狙一罷撚撥續。初如雪泉漱鳴玉，已轉忽如雨簌簌。
於中亦有蟠峭鳴，獎忽變作玲猿聲。始疑刻軻渡易水，乃是湘妃夜涕零。
昔從撫斷南風了，美里幽人始能曉，可嘆壇中苦杏花，山高水寒即聲杳。
道人此意非人問，笑詠洞章鏘佩環。能令鳳舞下丹漢，雲裏大地垂頭看。
世間雞蟲互得失，只好牧羊坐花石。何為兒女饅呢呢，候蟲時鳴徒戚戚。
輸君朝朝在翠微，鶴已睡去人不知。笑思古今一俯仰，彈到千山月落時。
君知否，梧桐枝上雙燕語，盡將萬事等風絮。

琴中日月何修閑，肯使事逐孤鴻度。

南嶽九真歌題毒寧沖和閣

笑攜魏王大瓠落，往觀洞庭張帝樂。醉騎人風訪廣謨，九天之上無南嶽。
我尋九真誚冥漠，亂雲深中湧樓閣。玉帝昔詔陳興明，雙童前吹紫鸞笙。
尹君道全膠後塵，先殿後衛森火鈴。皓首惠度甚姓陳，卻立虹橋叫霜鷹。
施友燦然索天笑，露玲松寒月華皎。無人為呼張法要，萬山猿啼夜虎嘯。
張復有若如珠少，鍊得身形成鶴瘦。我今只憶徐靈期，漱鍊華池灌玉芝。
天柱峰頭鳳鄧郁，旦旦黃芽飼白龜。玉仙靈輿昔無期，想跨九鳳衣羽衣。
香火在帝去已久，玉筍亦九門亦九。壇上仙翁何仙良，為問渺茫再來否？
朝粵莫梧儻可到，泠然來此全樓居。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二竟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三

海南白玉蟾著

旌陽許真君傳

真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曾祖玫，祖玉，父肅。世為許昌人，高節不仕，潁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勾曲山遠遊君邁，護軍長史穆，皆真君再從昆弟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性。嘗從獵，射一唐鹿，中之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曆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鍊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祕，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為棲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遙福地玉隆萬壽宮是也。金氏見為神，後有傳。日以修鍊為事，今有丹井。藥臼存焉。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燃燈，見有漆剝處，視之金也，翌日訪主還之。人有餽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

於太康元年，起為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摯，悉開喻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摘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戢暴，具載文誠，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飢，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多流移。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座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造于庭，詰責之，使服力役于後圃，民鑽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眾，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且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瘦。其老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為之謠曰：人無盜竊，吏無姦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其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真君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亦名錦水，今屬瑞州高安縣。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束歸。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昇之後，詔改為德陽，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尋移縣治於西偏，而以故地為觀，今號旌陽觀。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啟行之日，羸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真君嘗至新吳，憩于相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其地今為植林觀。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擊劍自娛，人莫能測。真君識其劍仙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真君飛昇之後，遂隱于首值相之下，因號橋樹仙童。既而與吳君游於嵩陽，聞鎮江府丹陽縣黃堂靖有女師諶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靈骨，仙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 1 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曲阜縣蘭公家，謂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為眾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為本。子今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明授，闡明孝道，誓戒丁寧，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祕訣，悉以傳付許君。今序明法、五雷法之類，皆時所授也。顧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孝道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況《玉皇元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遼，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許君玄樛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耳，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禮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

，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茅之跡，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黃堂名之，今號崇真觀。每歲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路傍見陂水清澈，為之少憩，曰：憩真靖。今清波林憩真觀是也。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祭不腆，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崇敢爾耶。夜宿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社，人不祭也。又見負擔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紫陽靖石井也。明日登山巔，指山腰之泉罈曰：是有異物藏焉，後將為孽，遂立壇靖以鎮之。今每歲朝，謚姆必憩於此，號龍城觀。乃渡小蜀江，今名黃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宋氏雖貧，而迎接甚敬，真君戲畫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唯松壁不壞。今名松湖市，宋氏見廟食于其地。真君嘗鍊神丹于艾城之黃龍山，山揪有蛟魅，護衛淵藪，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于石壁。今有釘蛟石猶在。丹成，祭于幕阜葛仙公石室，遂至脩州，愛其湍急而味堅，乃取神劍磨於澗傍之石。今在脩川梅山，後人於其處立觀，以表聖跡。今號旌陽觀。尋渡水登秀峰，今號旌陽山。為壇於峰頂，以醺謝聖帝，乃服仙丹。吳君居近焉，溪南有仙村曰吳仙觀，即吳真君故居也。遂造吳老之宅。過西安縣，今分寧也。縣社伯出謁，真君請其地分，有妖物為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其神姓毛，兄弟五人，今號叶祐廟者，在縣東四百步。迎告曰：此有蛟孽害民，知仙君來，故往鄂渚藏避矣，後將復還，願為斯民除之。真君如其言，躡邇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三王廟是也。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見伏於前橋下。今號伏龍橋。真君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淵。今號下龍穴。乃動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今號上龍江。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職，錮其祠門，止民享祀，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開側門。邑有火災，祝師止從偏戶出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廟。今封吁佑侯廟，食甚盛，亦多靈感。已而還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得仙之人？試以丹數粒，雜他藥貨之，令其信緣而取，既而贖者雖多，竟無一人遇者。真君吁嘆，以世間仙才之難得也。真君聞新吳有蛟為孽，因持劍捕逐之。故所經由處曰龍泉觀，今改曰仙遊。蛟懼竄入溪穴，至今號曰藏溪。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鎮蛟文石碣尚存，今為僧院，曰延真。傍建觀，亦曰延真。在奉新縣四十里。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海穴，吐氣成雲，一旦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登北嶺之巔驗之，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峰，即其處也。果見毒氣漲空，真

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怨，求哀懇切，真君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生民遭際，合受其災，吾之此來，正為是事，當為汝曹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覃弟子至，亦同勸請。真君曰：須時至乃可。於是卓劍于地，默禱于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真君曰：可矣。其地為候時觀，後改赤烏觀。今中行有詩云：昔有長蛇性毒威，旌陽曾此候誅夷。洞中仙子方姑會，天上靈官為報時。符使忽飛陵谷口，劍星交下鬼神悲。一千年後幾興廢，可借陰功無盡期。張天覺亦有卓劍泉詩云：卓劍遽成岩下井，待時遙動日中烏。海昏妖孽今除盡，餘澤猶存七靖圖。遂前至蛇所，仗劍布氣，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於縣東，因建觀，號符落，今名太和。蛇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服之，使不得動。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劍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今地名有蛇子港，十里許。草弟子請誅而戮之，真君曰：此蛇五百年後若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以吾壇前松梧為驗，其枝覆壇拂地，乃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井口者，是其時也。事見松沙記豫章讖。方乘：雲龍江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云：五陵無限人，密視松沙記。龍沙雖未合，氣象已靈異。昔時蛟龍遊，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州浮有連勢。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縣蛇子港是。異處有廟在新建縣吳城江，甚靈。本朝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蛇骨洲。真君於海昏經行之處，皆留壇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為七，其勢布若斗星之狀，蓋以鎮彌後患。七靖者，謂進化靖、丹符靖、華表靖、紫陽靖、霍陽靖、列真靖。今皆為宮觀，或為寺院官舍。復至邑之西北，見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與民療疾，其效亦比蜀江。今號靈水臺。巨蟒既誅，妖血污劍，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建昌縣有磨劍地、試劍石。告其徒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戰岑二子者從我焉。時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為弟子者數百人，卻之不可得，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旱弟子處，以試之。明旦閱之，其不為所染污者，唯十人耳，即異時上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餘多自愧而去。今建昌縣西津，名炭婦市，立觀曰始明。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

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者非人，是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耳。邇其所之，乃在江滌化為黃牛，外郡城沙磧之上。今名黃牛洲。真君乃剪紙化黑牛，往鬥之，令施岑潛持劍往，候其鬥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中橫泉，今在上藍寺東南角，牆掩井口，故亦號蛟井。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為人，即入賈玉史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之女美，化為一少年謁之，玉大愛其才，許妻以女，因厚賂玉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數歲，生二子，嘗以春夏之交孖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營賈者。至秋則乘巨蚶重載而歸，所資皆寶貨，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給玉云，財貸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玉舉家嘆惋，求醫療之。真君乃為醫士謁玉，玉喜，召其婿出求醫，蛟精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遁，速出，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形，蜿蜒堂下，為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喂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其父母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逾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舉家駭惶，遷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昭潭是也。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心不自安；乃化為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劍指天天烈，指地地坼，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莫可當，神聖之寶也。又曰：抑有不能傷者乎？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耳。以為誠然，繼而盡化其屬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擬流出境。真君晨興，覺妖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即以劍授施岑，使履水斬之。黨屬如連，悉無瞧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脈，今延真宮是也。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邊，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姦雄妄作，故因鐵柱以為識記，有：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姦雄，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之言。真君之慮後世也深，有如此者。次年，真君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界者，慮其復還，乃周行江湖以珍滅之。至喜曉山嶺，有蛟湖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真君誅其蛟魅，立玉陽府靖以鎮之，其西北石壁下灣，立開化靖以鎮之，更立大城府靖。靖傍有大蛟弟走潭，深不可測，且多蛟姨。真君盡滅之，唯一蛟子迸，故立此靖以斷絕之。又鑄鐵符鎮鄱陽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口縣止鐘石之江中。鐵蓋覆廬陵元潭，制其所藏之藪，仍以鐵符鎮之

。今號飛符嶺，有觀號崇真。留一劍在焉。其劍長咫尺，有似玉石，又似銅螭人不可識。明年，永嘉七年也。復遊長沙，遂至昭陽。又明年，至郴衡諸郡，所至皆為民誠毒除害，乃還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舉兵內向，次于于湖，真君與吳君同往上謁，冀說止之。時郭璞先在幕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以一木破天，君等以為如何？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其未可妄動。處仲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處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洞仙傳》云：璞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窮於江側兩松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服飾，褊與相識共語。處仲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兵解也。今為水南仙伯。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鵠，在，處仲竟敗。處仲兵敗，遂惋憤而死，卒有跟屍之刑。二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毋規視，吾自為爾駕之。乃召二龍挾舟而行，經池陽，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辟水怪。今印文猶在。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乃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拆桅於深澗之下。後皆為鐵石，今號鐵船峰，并桅在澗中，為斷石也。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盡隱於此山。後桓伊刺江州，遣人訪廬山異邊。至紫霄峰，見湖中有舟，及早鶴、赤鱗魚，騎白馬二少年長嘯聲數百步外，疑是舟人輩。二君乃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詠，及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眾，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禮，怨咎滌除。凡我法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當守其獨，有爽厥心，三官考黜。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弟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飛翔，景雲旋遠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聞里晏安，年穀屢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帝寧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階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真君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愈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眾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

，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乃元真太卿瑕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自此朝夕會于真君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為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及以大功如意丹方，傳眾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即丁義神方中一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種藥之神，然後書符，逐味誦呪而修合之，其治眾疾，如意而愈。是月望日，大營齋會，徧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遙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綵女，前後導從，紅霞紫氣，舒布環遶。前二詔使又至，真君降階拜迎，二仙復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呪水行符、治病罰惡、域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閉蹟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廚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火鈴，昭一辟中黃，無或散慢。告行，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玟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眾，唯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昇龍車，命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繆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吁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別，真君曰：仙凡一路殊，悲歡自切，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修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即為陳邊矣，聊以此為異時之記。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西嶺，聞真君將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今地名為覆車崗、生米鎮。比至，一辰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皆隱于西山。其詳見于《仙姓錄》。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2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里餘，舊名雞柄靖，今名崇元觀。并鼠數枚墮地，雖拖腸而不死，意其嘗得竊食仙藥也。後人或有見之者，必為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唯祥雲綵霞瀾漫山谷，百里之內，異香紛馥，經月不散。初，真君迴自旌陽，奉蜀錦為傳道質信於譙姆，姆製以為殿帷，至是忽飛來，周遊旋遶於故宅之上，竟入，復飛入雲霄。後置觀，故以游帷#3為名。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勝，至宜春棲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為道院。朔從之，真君乃書一天篆靖字也。字于壁而去。飛昇之日，雲輶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詔命，因來別子。朔泊闔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植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

氣，鹹能養骨，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今臨江軍玉虛觀，即其地，仙茅存焉。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無出者，通吳’君十有一人。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三竟

#1原文不清，當為『自』。

#2原文不清，當為『臼』。

#3原文不清，當為『帷』。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四

海南白玉蟾著

續真君傳

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莆，令人採取以央休咎，名曰聖籤。其鐘車函臼並寶藏于祠。後改祠為觀，因錦帷以命名，曰遊帷。蜀旌陽之民競賣金帛、負磚號來，甃壇井以報德，各鐫姓名其上。蜀民磚，綠改宮修蓋始徹去之，今間有存。隋煬帝時焚修中報，觀亦尋廢。至唐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賁奉。本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幡、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也。仍禁名山樵採，蠲租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為優異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醮告詞文：

維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於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啟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褒顯蹟，肇薦徽稱，冀享褒崇，永綏福地。御名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

御降真君冊誥表文：

臣御名祇奉高真，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被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來被，更延景歷之昌。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以聞。臣御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玉冊文曰：

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垣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祕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恭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縣魏迄晉，嗣休炳靈，賑乏蠲病，一方攸賴，剪妖域毒，三氣獲分。肆膺謚姆之符，榮啟都仙之籍，超昇旋極，載祀綿邈，廟像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

之有赫，方皇運之正隆，荐降嘉祥，聿彰幽贊，檜禳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勇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綬，用敷錫於草倫。謹言。

政和六年改觀為宮，仍加萬壽二字，除甲乙為十方。六年五月一日辰時，御前降到荀字號不下司文字：付禮部。朕因看書于崇政殿，恍然似夢見東華門北，有一道士戴九華冠，披絳章服，左右童子持劍拂，皆衣青。後有二使者綵衣道裝，捧印杖，前至丹墀，起簡揖朕，攀左龍尾上殿。朕疑非人間道士，因問：卿是何人，不詔而至。道士對曰：吾為許旌陽，權掌九天司職，上帝詔往按察西瞿耶國，經由故國，觀其妖氣，故來相訪。朕請坐而問曰：此患為何？答曰：湖南湖北三十六萬絹綱入水，此實小龍為害。蓋先朝不封此子為王，當永嘉之戮，自拆母腹而奔走，未及害人，因而赦之。今乃輒為國家之患，俟吾還，當有處分，不令住於江淮間矣。朕夢中謝之，復問曰朕患安息瘡，諸藥不能愈，真君有藥否？即取小瓢子傾藥一粒，如菽豆大，呵呖抹於瘡上，覺如流酥灌體，入骨清凍，遂揖而去。行數步，復回顧曰：吾弊舍久已寥落，願聖皇舉眼一看為幸。朕豁然而覺。不數日，有司奏到，果然絹綱盡數被風濤覆沒。即取圖經考之，見洪州分寧縣梅山有許旌陽磨劍之地，詔畫像如夢中所見者，賜上清儲祥宮。尋依道錄院奏請，於三清殿後，造許真君行宮。再降手詔，命中大夫謝景仁下分寧縣，同令佐以係省官錢新換旌陽觀，仍賜詔書一道，前去本觀收掌。遇天寧節，即撥放童行一人。仍命採訪許真君別有遺邊去處，如未有觀，即勒本屬取官錢建造，如有宮觀，屋宇損壞，即如法修換，無常住，即撥近便僧寺堪好莊田，入觀供辦，務令嚴謹。主者施行數月後，復夢真君回，如初謝上曰：分寧乃昔經行之處，重勞建造，吾卜地西山，遺邊具存，但居宇隘陋，不足副西京瞻視，幸陛下一修整之耳。上寤，即詔洪州改修玉隆萬壽宮，仍降圖本，依西京崇福宮例，鼎新蓋造。賜真君像一軀，及銅鑄香鑪、花瓶、燭臺、鐘磬之具，御書門殿二額。凡為大殿六、小殿十二，三廊七門五閣，前殿三面壁繪真君出處功行之邊，後殿奉安玉冊，其上建閣，寶藏三詔御書，兩應複壁繪仙仗出入之儀。環以牆垣，由牆之西吁真人之故居，建道院以安道眾。建炎中，金人寇江右，欲火宮庭。俄而，水自楹桶間出，火不能熱，虜酋大驚，乃書壁云：金國龍虎上將軍來獻忠，被授元帥府上畔都統大軍，屈茲遍觀聖像，莊嚴華麗，不敢焚毀。時天會八年正月初二日記，主觀想知悉。寫畢，戢兵而去。此壁近頽，方理其字。紹興二十八年賜御書十軸，令寶之以鎮福庭焉。凡真君之所遺物，皆有神物守護，不可觸犯。殿前守植相，其榮悴常兆宮之盛衰，剪以煎湯，無疾不療。丹井舊有神龍出沒，胡洞真始置符

石以鎮之鐵柱。唐嚴謬作州牧，心頗不信，嘗令發掘，俄迅雷烈風，江波泛溢，城郭震動。撰懼，叩頭悔謝，久之而後止。又強取真君修行鐘，置之僧寺，擊之聲啞如土木，疑道流以術禁之，遂加囚擊，欲置於刑。讀忽坐寐，為神人叱責，將斷其首，驚覺，遂釋道流，送鐘還宮。至五季亂，一夕飛去，莫知所之。車轂，州牧徐登欲見之，令取至府，猶未及觀，即夕飛還，皇朝猶在，金人入寇，尋失之。石函雖有家縫，而不可開，唐張善安竊據洪州，強鑿開之。其蓋內丹書字云：五百年後，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懼，磨洗其字，終不能滅，遂藏其蓋，止留函底。今與藥臼皆存焉。三朝宸翰及真君玉冊，金人入寇之後，不知所存焉。真君垂邇，遍於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為觀府為壇靖者，不可勝計。或散在山林湖灤，絕有異處。如龍沙側之磨劍池，池上沙壁立，略不湮塞。新建縣之嘆早湖，水蛭至多，以粒藥投之，其蛭永絕，至今名藥湖。松湖市之旅邸，真君嘗少憩，至今其家無蚊納。豐城縣之秒針洞，蛟入其中，以杉木楔之，至今不朽。奉新縣之藏溪，蛟藏其中，以劍劈裂溪傍巨石，書符以鎮。今鎮蛟石碣尚存。靖安縣有劉仙姑，名懿真，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諶姆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棲霞觀。此類莫克殫舉。每歲季夏，諸卿士庶，各備香華、鼓樂、旗幟，就寢殿迎請真君小塑像，幸其鄉社，隨願祈禳，以蠲除旱蝗。先期數日，率眾社首，以瓜果酌獻于前殿，名曰割瓜，預告迎請之期也。真君之像凡六，唯前殿與寢殿未嘗動，餘皆隨意迎請。六旬之問，迎請周徧洪瑞之境，八十一鄉之人乃同詣宮醮謝，曰黃中齋。黃中儀式，真君所流傳也。七月二十八日，仙駕登宮左之五龍崗，禁辟蛇虎，自古以然，謂之禁壇，故遠近祈禳之人晝夜往還，絕無蛇虎之患。仲秋，號淨月，自朔旦開宮，受四方行香禱賽薦獻，先自州府始，州府具香燭、酒幣、詞疏，遣衙吏馳獻。遠邇之人扶老攜幼，肩輿乘騎，肩摩于路，且有商賈百貨之射利，奇能異仗之逞巧，以至茶坊、酒爐、食肆、旅邸，相續於十餘里之問，駢於關市，終月乃已。常以淨月之三日，仙仗往黃堂觀謁諶姆，前一夕降殿宿齋南廡，次日昧爽啟行，少息于憩真靖，晚宿紫陽靖，次日早登龍城壇，渡小蜀江。初真君尋飛茅時，嘗渡此江，以錢二百勞舟人，舟人請益不已，欲需一千，真君從之，既登岸，舟人持錢歸，二環耳，餘皆楮緡，始驚訝，知其神人。至今仙駕經由，舟人止覓二環，不敢過求也。臨午至黃堂，朝謁諶姆，鄉之善士咸集，陳宴享之禮，明日復留終日，初六日早由西路以還宮中。每以中秋日修慶上昇齋，先一日建醮，次日黃君來觀。黃君，真君之婿也，其行多由間道。明旦，未至官五里，日侯陂，有亭曰著衣觀，黃君更衣之所也，官中具威儀迎入端門。舊有門對，正殿曰黃閣門也。初朝于前殿，分賓主禮，次日享禮畢

，降殿憩于西麻，俟暮西還。而宮東之市肆商賈居民，必固邀遊街，以求利市，競爭牽挽，幾至龍崗橋乃回。俗云：姑丈所至則利市，依合每試有驗故也。每三歲上元後一日，真君仙仗往瑞陽，存問黃君，日西撫。上元日禺中，先迎置前殿，陳齋羞三獻之禮，請朝乃行，初出東門，即南過聖仙橋，經茂埔入黃姑巷，次至安里，迂入元都壇，少憩，壇在廟側，舊有觀，今廢。次登師姑嶺，入元仙靖，尋出驛路，再迂入小路，二里許至朱塘觀供，此地有養顏童子墓，舊名生碧觀。復出大路至暗山頭，遂至三十里鋪，此地凡出供。從者午食，乃度九崗九滔，過龍陂橋，抵祥符，屬高安縣，舊名祈仙觀。瑞人多出城迎謁，號日接仙。真君降輿，與黃君宴於前殿。十七日，復受享禮，主首侍從仙駕者，乃詣後殿，酌獻于許氏仙姑。自淳熙戊申歲始也。次日未五鼓而返，些處凡六供。士庶焚香迎謁者以千數，凡所經由，聚落人民、男女長幼，動數百人焚香作禮，化錢設供，至有感激悲號者。每仙駕出入，主首必再拜送迎於大門之外，至於南朝西撫，及州府迎請祈求，必主首從行焉。真君乘寵輦，白馬金鳳為前導，世傳：昔有白馬之神，廟食于真君宅東半里，今號白馬塘。真君得道，願充前驅也。金鳳，意其朱雀導前之義，或置於寵輦之頂，正合上有朱雀之義。而世傳以應母之祥，恐未必。肩輿之人調古歌一闕，齊聲唱和，歌名《黃鶴樓》，有著高冠綵帕者數對，冠名綵樓，二者甚古怪，蓋晉代之禮也。綵樓高二尺許，上大下尖，竹治，綵帛結綵戴於首，以帛縣額下，唐道士熊景休詩云：世事已歸唐曆數，仙歌猶是晉鄉風。雖唐人且怪之。蓋其歌調雖在，而其詞久亡，守顥今作三章以補之，其一曰：真君功行滿三千，帝韶凌空度九天，雞犬也隨仙眷去，至今聖邊尚依然。其二曰：真君捨我甫千齡，晨夕焚香叩杳冥，惟願慈悲恩下土，乞將多福佑生靈。其三曰：道師謚姆住州陽，一葉飛茅著處香，仙駕不忘當日約，年年一度謁黃堂。所由之路，橫斜曲直遵于古，不可少易，易之則有咎。每仙駕將出，地分之人競先闢舊逕，立表以指其處，蓋非眾人所常行之路也。舊記云：昔愛女所行，真君躡蹤而往，至黃君家為留信宿，乃由通道而歸。其尋飛茅，亦多委曲尋訪，故今南朝西撫，並襲前邇所過之地。寵有輕重遲速安危晴雨之占，肩輕、步速、安穩、清明，為地分之福，肩重、步遲、失撲、陰雨，為地分之災，福則歲稔人安，災則人傷物厲。唯西撫之行，往欲雨寒，還欲晴暖，反是亦災。仙駕每行，必衝早涉暝，履茅茨刻棘之地，部從社賽之人，動逾數百，然從古未聞有傷其足者，唯忌人畜生死厭穢，凡香錢、服用、飲食、坐臥，皆須避之，否則立有卒暴之禍，後有述騫之災，皆前人所傳而今人所見之明驗也。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四竟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五

海南白玉蟾著
逍遙山群仙傳
吳君

吳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為西安令，因家焉。今分寧縣是也。性至孝，齟齬時，夏月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嗜親也。年四十，得至人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說，復得祕法。吳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晉武帝時，真君從世雲傳法，世雲盡以祕要授之。永嘉末，杜被寇蜀，攻陷州縣，真君既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杜被滅矣。卒如其言。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啣去，風即隨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世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為訟之于天，遂臥於屍傍。數日，與慶俱起。慶弟著作郎寶，感其異，遂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乏舟，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異。寧康二年，真君上昇，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白晝冲昇。宅號紫雲府。今分寧縣吳仙村西平靖仙觀是也。政和二年五月，准詔封為真人，詞曰：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沁既靈異之有聞，豈褒崇之可後。以爾早學至道，嘗悟祕言，道化施行，世稱慈父，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神列真人。

蜀川陳勳廬陵周廣乃世族儒生

勳字孝舉，博學洽聞，時魏遣鐘會、鄧艾伐蜀，劉禪降，孝舉時尚少，已有出塵之志。入青城山，師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繼聞真君在旌陽仁政及民，走謁公庭，願充書吏。真君嘉之，付以吏職。凡表率輩流，說化民俗，撫字之術，裨益為多？遂引為門弟子，而托以腹心，典司經籍，守視藥鑪。真君冲翕，命執策導前焉。昔玉隆宮西麻有孝舉道院，號承仙府，手植巨梧一株，其院面相而居。政和二年，詔封正特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蚤以誠懇師事道君，門人之中，獨掌奧典，功行甫就，執幢而昇。大江之西，儼有遺像，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正特真人。

周廣

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少好天文、音律之學，長通無為清靜之教。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剪精邪之法，救民疾苦。聞真君在旌陽，逕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終不息。還居私第，左右無違，乃就宅西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與曾

興國同膠龍車。宅號宣韶府。唐保大中，州牧周令公紹真人為祖，修營其宅，改曰宣韶府。有碑刻尚存焉，今日太虛觀。政和二年封

元通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早棄山宇，師事仙君，元化通神，能得其道，功行甫就，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儼有故進，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元通真人。

泗水曾亨鉅鹿時荷皆黃冠上士

亨字興國，參之後也。少為道士，天姿明敏，博學多能，修三天法師之教，逆知來物，名山列嶽，有路必通，妙訣靈符，無治不愈。神人孫登見之日：子骨秀神惠，砥礪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後隱居豫章之豐城，聞真君道譽，投謁門下，願侍巾几。真君雅器重之，神方祕訣，無不備傳，後繆龍車昇天。今豐城縣真陽觀是其遺邇。政和二年，誥封神惠真人，其詞略

曰：

以爾骨秀神惠，天稟殊姿，師事仙君，雅與道合，功行甫就，偕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壇井，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神惠真人。

時荷

荷字道陽，少修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眾妙之術。用能卻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鯛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邇，惠懷之世。聞真君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之，授以祕訣。復遣還山，教導徒眾。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柄真君，侍側。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冊導從昇天。有遺邇在豫章城，號紫蓋府，今南昌廳是也。東海沐陽縣奉仙觀，乃其舊隱。政和二年，封洪施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系出東海，世稱仙材，能自得師，以有洪施，前驅龍節，參駕同昇，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以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洪施真人。

豐城甘戰草澤布衣

戰字伯武，以孝行見推於鄉黨。遭時亂離，晦邊草澤，喜神仙久視之術。聞真君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門懇請，願備驅役，真君異其材器，可其所請。至真君上昇，復付以金丹妙訣。伯武後歸豐城，布德行惠，至陳大建元年正月十日亭午，天詔下，乃駕麟車，乘雲而去。今縣中清都觀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號華陽亭，有飛簣觀為之奉禮。政和二年，封精行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幼就道教，同事仙君，驅妖除邪，厥功甚茂，精行既備，昇遊帝鄉。

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精行真人。

沛郡施岑鄉關壯士

岑字太玉，祖朔仕吳，因徙居九江赤烏縣。太玉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弓劍絕倫。真君初領徒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伯武常執劍侍左右。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綵雲、執素策、驅蒼龍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虹乘雲去。真君宅東南二里間，有壇曰紫玉府，即其所棲之地。西嶺鎮江干石上有觀，今額至德。為太玉眺臺。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俗稱釣臺，非也。政和二年，封勇悟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性勇而悟，能自得師，授以至言，俾之入室，神童指妙，飛昇帝鄉。大江之西，故宅尤在，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勇悟真人。

蘭陵彭抗南昌吁烈鍾離嘉建城黃仁覽皆以懿戚久處師門

抗字武陽，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密修仙業，以疾辭朝，師事真君，仍納愛女為真君子婦。舊以彭女為夫人，非也，故老稱為子婦是也。真君懷帝永嘉末，化炭婦誅蛇而彭君在，計其年已七十六七矣，豈復親匹偶乎？亦屢聞真君夫人周氏，今考《孝道讚》有《周女使答吁母問》一篇絕妙，疑是夫人謙稱，故曰女搜新藏經，稱聖母非也。真君念其恪誠應，諸祕要纖悉付之，速遣還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遊，挈家居豫章城中。再詣門下，朝夕扣問，道益精進。宋高祖永初二年職方載作義熙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今郡城宗華觀是也。政和二年，封潛惠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絕名去利，潛默內修，竭誠親師，授以祕要，功行甫就，飛昇帝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仙室靈壇，儼有陳邊，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潛惠真人。

吁烈

烈字道微，少孤，事母以孝聞，母蓋真君之姊也。真君凡二姊，吁母為之孟。《遺愛錄》云：南昌吁君烈、鍾離君嘉，本許君甥，則吁母為真君姊，信矣。真君為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故母子日聞道妙，真君每出，則葉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胡天師《石寵詞》曰：吾昔嘗到此，則客於吁母。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今牆西道院乃其舊居。號合儀府。政和二年，誥封和靖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學真君之道，悟五練之源，惟性閑和，動合大化，卒與其母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

允，其鑒于茲，可特封和靖真人。

鍾離嘉

嘉字公陽，一字超本，真君仲姊之子。少喪父母，植性簡淡，真君嘗嘆其有受道之姿，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逐。真君昇天，首以金丹之賜。是年十月十五日日中，碧霞寶車自天來迎，公陽拜詔，昇車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也，有觀曰丹陵，石藥臼尚存，號鍾王府一政和二年，誥封普惠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持修鍊之衍，善符禁之能，普惠邇遐，功行昭著，真君付訣，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普惠真人。

黃仁覽

黃仁覽，字紫庭，父輔，字萬石。舉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凝遠，真君以子妻之，盡得真君之道。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輒歸，人莫得知。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從仕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祕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乘之而去。故萬石亦知仙道之足慕，執弟子禮以事真君。唯紫庭二弟勇、健不檢，日事遊畋，雖父兄奉詔飛昇，而二人尚在獵所。自言性縱逸，不堪作仙，任兄舉族飛騰，容我二弟捕鹿。紫庭嘆其賦分，復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遂與父母三十二口乘雲而東，從真君仙駕昇天。二弟後隱于西山。今方岡廟，俗呼黃朝四郎五郎是也。仙仗既行，雲間墜下石毬、藥車各一，瑞州高安縣祥符觀，舊曰析仙觀，是其故居也。傍有許氏墜釵洲。政和二年，誥封沖道真人，其詞略曰：

以爾襲初平之慶，稟非常之姿，師事道君，洞該至妙，功行甫就，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几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沖道真人。

仁覽父輔，亦求為真君弟子，真君以其懿戚，待以客禮，故不與十一人之數。諸弟子受法，皆許傳族，壇靖各立府亭之名。教太義曰：府小儀亭乃行持通法，以人數多寡名之。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五竟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六

海南白玉蟾著

諸仙傳

蘭公

昔有異人，姓蘭名期，莫敢呼其名，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仲。語蘭公曰：始氣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氣為至道，於明中為孝道明王。玄氣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眾仙之長。因付蘭公祕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姆，且戒之日當以此授之。海南白玉蟾著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諶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修真十書玉隆集野道傍，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邇，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徑，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請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緹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眾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著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煉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途。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諶姆

諶姆，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嘗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諶姆呼之，謂其可為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為義子。諶姆告曰：汝既長成，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己親，而事吾為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諶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長，供侍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教，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幽極玄，探微索奧。年將弱冠，諶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已久，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為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為孝道明王，請以此為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違？復議求婚，跪姆前說讚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姆為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真。真凡自殊趣，何為議婚姻

。蓋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姆既施吾教，三清棲我神。

諶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姆須高處玄壇，疏絕異黨，偷閑丘阜，餌服陽和，委鑒太虛，靜夷玄圃，若非無英寶帳，黃老玉書，太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不可偃息一作輕蓋於流霞之車，一作障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鳳齊鳴，萬靈萃止，煉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旅，遊翔八方矣。姆宜寶之。於是盡付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姆，飛騰太空。諶姆受訖，寶而祕之，積數十年人無知者。至西晉之末，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圖籍，應為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及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悌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仍語二君《玉皇玄譜》仙籍品恢，乃令許君以道，次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乃取香茆一根，南望擲之，茆隨風飛去。因謂曰：

子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茆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倣丹陽黃堂壇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諶姆之所也。

地主真官傳

地主金公，世忘其名，或云名寶，行第七。世居豫章之西山金田，以進納補官。朴直公正，鄉間所推服。許真君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歇，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崗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屹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懼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鍊之地，故同璞上謁。公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處君耳，君誠有意，當併致莊產，以為薪水之資。許君曰：雖蒙傾蓋，然受之無名，願聞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況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玉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皇朝真宗皇帝嘗遣中使，奉香燭、花果于真君，中使至溪橋，公朱衣靴屨還之，中使不知其神也。至館問曰：適橋畔有官人相近者誰也？今安在？左右曰：無之。中使曰：衣朱衣，狀貌肥而短者。眾咸謂無其人。翌旦，中使登殿致獻訖，還過地主堂，視之驚曰：昨日所見者即此神也。炷香設禮，敬嘆其靈。歸而奏之，即有旨免本觀支移折變，蓋緣於此。嘉泰四年，賜廟額曰昭應，嘉定三年，告封靈助侯。

許大

許大，真君之役夫也。真君上昇之日，適與其妻運米入市，今西嶺市。聞真君昇天，夫婦推覆米車，奔馳而歸。至則仙仗已興，夫妻撫膺哀號，乞從行，真君告以善功未備，不應飛昇，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覆車之米在地復生。今地名翻車崗、生米市，即其所也。既隱，不欲人識，改姓曰牛，又為人所知，復改曰干。夫婦各有詩留於世，干君詩云：自從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心。其妻詩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祇箇西山是我家。又詩云：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因干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醮壇風玲杏花稀，碧桃為我傳消息，何以人間去不歸。許大夫婦聞真君將上昇，苦求隨行，真君以詔使告：合從昇天人數，已有定命，難徇其請。故預期使之出。幹雖覆車而歸，已無及矣。今人時有見之者。

胡詹二王

胡詹二王者，旌陽縣之二吏錄也。世不知其名，真君棄官還山且久，二吏思慕盛德，捨家而來，願服役終身。真君憫其意，而知其分不應仙，俾沒後為神，立祠于福地東南高峰，作鎮水口，永享血食焉。

胡天師

天師名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也，人莫知其年紀。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棲於豫章西山之洪井。永淳中，幅巾布褐，負杖徒行至遊帷觀，見同輩，手不執板，擎拳而已。美鬚眉，體貌環偉，類四十許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稱胡長仙。人問其年幾何，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晉宋已來治亂興廢，纖毫不差，喜談晉司空張觀文《博物》，如其友。或云：許吳二君嘗授其延生鍊化、超三元九紀之道，能檄召神靈，驅奮雷雨。至陶洪景校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與焉，背縫盡朱書其姓名，覽者皆見之。又曰：吾昔到此，客於吁母。用是不知為何代人物也。每路逢暴骨遺骸，悉埋之。地有古物寶器，掘之如其言。而獲聞邪怪之。物，疾之如寇讎，即務剪除之。

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為獨足神，大興怪祟，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滅，以其地為觀。舊名信果，今額天慶。昔遊帷觀，唐初嘗荒廢，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師奮然而往。不逾月，以木筏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觀九十里，命筏人緊擊縛，各就宿江岸，臨暮飛墨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筏已在壇下矣。凌抹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山下發一窖，出錢三佰千，為工役之需應。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夜役鬼神為之，門外鑿三井以辟火災。俗號曰禁火井

，故至今永無火災。久之，異邇顯著，天后以蒲輪詔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鍊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鍊，動遣使賁金璧送歸。行次單父，賜書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後渡，瞻鶴蓋以方遙。空娣風雲，惆悵無已，儻蒙九轉之餘，希遺一丸之藥。天師乃於洪崖先生古壇際鍊丹，首尾三年。降詔趣召詣闕，至則綰于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嘆恨久之。遣使賁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吁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聞風月，去去隔煙霞，碧岫窺玄洞，玉龍鍊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槎。天師歸西山，居于吁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真君橫堂，堂在今仙井函日亭上。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疊至脊，斷削之工，人或可伴，至植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及。梁牌親題大周年號，筆力道勁，又自寫其真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師事之。千里之內無疫癘水旱之災，無猛驚天柱之苦，遠近賴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遊帷觀之西北伏龍崗造磚墳，藏太玄真符二，七星神劍、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天師正衣冠，坐繩床，異香滿室，空中雲鶴，牆外人馬之聲紛紛不絕，視之已解蛻矣。州具以聞，賜錢帛修齋醮，謚曰洞真先生。姑蘇先生司馬貞撰碑，具載詳悉。世遠，其壁將頹，有一雲水道士至，以木板模寫之，儼然復前狀，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門堂以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撤去，今唯真板存焉。

修真十書玉隆集卷之三十六竟